

虎 蔭、外 緣 攝 劇

万水千山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电影文学剧本

万 水 千 山

(根据陈其通著话剧“万水千山”四、五两幕改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0·北京

內 容 說 明

本書根据陈其通同志著的話剧“万水千山”的四、五两幕改編而成。描写了紅軍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英雄事迹：在駭浪奔騰的大渡河上，突击队员們冒着枪林彈雨从鉄索上爬过江去，夺得瀘定桥，为胜利进军開闢了道路。以后部队又經過原始森林、爬雪山、过草地，在这些罕有人迹、气候变化无常的險恶地区，紅軍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都胜利度过了。最后，又以惊人的胆智，攻克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險腊子口，打开了通往陝北苏区的最后一道难关，与陝北紅軍胜利会师。

万 水 千 山

成蔭 孙謙 編剧

*

中国電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飯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

*

开本787×1092公厘^{1/32}·印张2·字数：45,000

1959年8月第1版

1960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統一書号：10061·158 印数：40,301—47,800册

定价：0.19元

字 幕

1935年五月末，长征途中的中国中央红军突破了安顺场古渡口。但渡口边缺少船只，水急不能架桥，而尾追的敌人已逐渐逼近。为了完成抢渡任务，红军的大部主力沿着大渡河南岸，向着泸定铁索桥急进……

第 一 章

一 火 龙

夜，漆黑的。大渡河的飞浪咆哮着，河岸边的高山象刀尖也似的插在夜空中。

螺旋似的陡山上，红军战士举着火把前进。火把爆着火花，远看，长长的火把行列，真象是一条扭曲着的翻滚的火龙……

对岸也有一条火龙在翻滚地前进。在大渡河翻滚的咆哮声中，对岸隐隐的传来了：“你们是那一部分的？”。王连长站定正欲回话，但被走上前来的罗副营长阻止住。罗回答敌人：“我们是第六团的，是被共军打下来的。”

“他们要干什么？”王连长低声地发问。

“他们去支援泸定桥——要和咱们抢桥！”

部队迅速前进着。赵志芳扭转身来，招呼着掉了队的战士：“同志们，跟上，跟上！”

李有国站在一处较为宽敞的路边，向着迅速跑过的战士

低声喊着：“同志們，敌人要跟我們搶橋，我們一定要搶到敌人前面去——搶下鉄索橋就是勝利！”

李有國剛要走，政委叫住了他。

政委：“行軍速度還要加快，要是讓增援的敌人先趕到，那過橋就更困難了。”

李：“部隊一天沒吃上飯了，路很難走。”

政委：“是啊！要加強政治工作，號召戰士們走不動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爬也要按時爬到，來不及做飯要大家吃生米喝涼水，要經得起這樣的考驗！”

李：“是！”

天空挂着一鈎涼月，烏雲向涼月襲來。

烏雲飛着，涌着。幽暗而模糊的樹木、尖山、險路。暗夜中飛行的火把。烏雲遮沒了天空，狂風搖撼着樹木，忽然傳來了沙沙雨聲——頃刻間，暴雨象決口的河水似的落下來！

風，雨！第一個火把滅了，第二個火把又滅了……

暗夜，風，雨，跋涉在崎嶇山路上的戰士……

下山路上，戰士們滑跌着。

路邊，團長和政委在風雨中了望對岸。

團長：“噫，敌人不見了。”

政委：“敌人怕苦不走了。”

團長：“好，敌人睡覺咱們走，告訴戰士們，敌人宿營了，抓緊機會，明天拂曉趕到瀘定橋。”

又是上山，土坡變成了泥沼，一插足就陷下去了。一出泥沼，又是光滑的陡坡，戰士們很困難的用手爬着。

水濕的李有國站在陡坡邊的灌木叢上，拉扶着跌滑的戰士。

“加油，全軍的生命，在我們身上！”

“為了革命，鼓起勁兒來！”

“能够忍受艰苦，就能得到胜利！”

暴雨，泥濘，险道——在暴风雨中前进的英勇红军……

二 准备夺桥

天亮了，一块大乌云遮住了刚出山的太阳，霞光从乌云的周围射出来，象是无数金色的箭。

笔陡的峡谷，红色的河水象山洪般翻卷着，浪花飞溅，呜呜暴响。

数十丈宽的铁索桥横跨在激流的大渡河上，桥板被国民党军队抽掉了，只剩下湿漉漉的铁索。铁索离水面有数十丈，向下一看：急流奔腾，惊涛骇浪……

对岸山上，大批川军正在构筑工事。对面桥头的桥亭和残留着的桥板附近，防守的川军不时地放射着冷枪。

赵志芳、李有国和罗副营长在一处隐蔽地方观察地形。他们三个都不说话，都在为着一件事情焦心。

黄团长和团政委走进了隐蔽地带，默默地观察了一阵。黄团长放下了望远镜：

“情况很严重。敌人的尾追部队快赶上我们来啦。对岸有一旅川军守着——还有两个旅正向泸定方向赶来。这里是既不能架桥，又不能渡船，只有从这没有桥板的铁索上冲过去——这仗很难打呀！”

赵志芳说：“我们有决心完成任务。”

“桥板准备的怎么样？”

“已经准备好啦。”

“你们说怎么打好呢？”

罗副营长说：“集中所有的机枪掩护，一边铺板一边过桥。”

赵志芳小心翼翼地說：“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黃團長：“你的意見呢？”

趙志芳紅臉了，李有國鼓勵他：“說吧。”

趙志芳：“我們得組織一個突擊隊，全部用短武器，多帶手榴彈，爬着鐵索先過橋。當突擊隊把敵人粘住以後，大隊馬上就往橋上鋪板跟進。

“好！”

羅副營長：“我去帶領突擊隊！”

趙志芳：“不，我自己去。”

羅副營長有點急了：“不行，這一次的任务一定得給我……你是營長，你應該掌握整個部隊！”

黃團長下了決心：“趙營長帶突擊隊，羅副營長指揮大隊，全團掩護你們。”

黃團長低下頭去看表，羅副營長不高興地扭過頭去——團政委注意到羅副營長那股不快的神情。

黃團長：“兩點以前，作好一切戰鬥準備！”

“是！”

河岸傍山街道上，擁擠着正在休息和來往的紅軍。人們抗着各種木板，堆放在橋亭的牆角下。對岸響着零落的槍聲。戰士們毫無所動，忙着為搶橋戰鬥做各種準備工作。背着短馬槍、年齡不大的小周迎面走來。他繞過矗立着的瀘定橋石碑，快步穿過橋亭通口，直向另一街道走去。

小周在一家門口遇見戰士王二虎、錢貴喜等人。他們正坐在階梯上擦短槍。有人在階石上磨着大砍刀。王二虎見小周走來。

“噯，小周，送什麼命令？”

小周：“你們看見王連長沒有？”

王二虎嬉笑着：“看見啦！有什麼命令告訴我吧！”

小周：“你呀？还差点！你们都参加了突击队了？”

王二虎玩笑地：“怎么样？小伙子敢跟我们一块爬铁鏈子去嗎？”

小周不服气：“我呀！爬起来管保比你快！”

錢貴喜：“别吹了，小周！过烏江的时候差点吓哭啦！”

小周：“去你的吧！快告訴我王連长在哪儿？”

“那不是，正跟你爹在談話呢！”

小周朝着指的方向望去。

王連长正在河边的破屋子前坐着。他双眉紧鎖，似有不快的事。在他的旁边站着个炊事員模样的老战士。

“連长，你别看我年紀比你大点，可是爬竿登高还有两下子，你跟营长說一下，我跟他們参加突击队。”

“我还輪不上呢，还有你的份？你赶快烧点开水去吧！”

“在炊事班老輪不上这份儿，你早答应我到班上去，也不算数！”老周牢騷地說。

“我是說到了目的地再到班上去！”

“我的好連长啦！咱們离开苏区快八个月了，哪是个目的地呀？”

“北上抗日嘛！几时打上了日本就到目的地了！”

“这离日本鬼子还远着呢。”

小周跑了过来，喊了一声：“王連长！”

王：“营部有什么命令？”

“不是传命令，我是向你借一下短枪。”

“干什么？”

“跟着营长参加突击队，我没有短枪，过了河就还給你！”

“突击队选出了22个人，我怎么没听说有你呀？”

“赵营长带队，我当通讯员的还能不去呀？”

“嗯，你倒挺象你老子，就是你晚来了一步。我的枪……”王连长提起空枪盒，“让别人早借去了！”说完走去。

老周从门里出来看到了小周：“你看你那兵痞子样！你老是游击习气，营长没有批准，为什么自由行动？你那花布是干什么的？”

小周：“做碗套的。”

老周：“什么布不能做，偏拿花布做。你看你的鞋又破了，也不知道打一双！”

小周：“没功夫！”

老周：“你比营长还忙？”

说着掏出一双草鞋扔给小周。

忽然，有人叫道：“小周！”

街头走来一队男男女女的红色宣传员。他们有的手提着写标语用的颜料筒，有的正往墙上贴传单。李凤莲（李有国的妹妹）向着小周他们跑来。

“小周，你们营部在哪儿？”

“在后街上。”

在一个木板房内，政委和李有国从陡直的楼梯上走下。

政委：“攻击之前再进行一次检查！”说完，他就向门口走去，走了两步，又忽然想起了一桩事情：“你跟赵志芳是老乡？”

“我们是一个村的——一块儿参加革命的！”

“那你得好好帮助他——他刚当了营长，还有点手生……呃，你们罗副营长怎么样？”

“没有什么！”

他們走到門口，政委：

“我看他對整個行動還有抵觸情緒！有時間跟他談談。”

說完他們走了出去。

在沿河的街上戰士陳德才扛了幾塊殘破的木板迎面走來，羅順成發現了這幾塊板子，立刻叫住了陳德才：

“陳德才，你扛的這是什麼？”

“鋪橋用的板子。”

“你看你搞的這是什麼材料？”

“就這還找不到呢。”

“你就不會跟老鄉借塊門板用一下。”

李有國在遠處聽到了羅順成的大嗓門，知道又發生什麼事情，於是快步走來。

羅順成開始冒火了：

“這當柴火燒都點不着，真是亂彈琴。”

“借門板？給老鄉弄壞了拿什麼賠人家？”

“我說你從前聰明現在糊塗，打仗嘛，要緊的是過橋，你就不會靈活點！”

李有國走到他跟前低聲地問他：

“又發火啦？”

“你看他搞的什麼？”

“那也用不着發火嘛！”

山背後傳來兩聲爆炸。

“走吧！到河邊上看看去！”

大渡河水順着峽谷急奔而下，幾根光溜溜的鐵鏈子在高

空蕩蕩着；对岸不时传来稀疏的枪声，李有国和罗順成在一块大石头背后注視着对岸，罗順成仍然是气呼呼的：

“这是什么鬼地方！桥也不能架，船也不能渡。”

“蔣介石想叫咱們做第二个石达开，要在这大渡河边全部消灭我們。”

“那他是在做梦！要是桥过不去，我就是拼，也把他那
点人給他拼光了！”

“嗯，拼光了革命就算胜利啦？”

“哼！离开江西苏区快八个月啦，整天总是走啊走啊，
还得老受敌人的气……！”

“我看你刚才的火就发在这个地方！”

“嗯？又讓你抓住小辮儿了！”

“不是我，是政委！”

“政委？他說我什么？”

“現在不是談心的时候，等打完仗再說吧。”

“你說話不能說半截，說吧，教育教育我这落后分子
吧！”

“我非把你这嘴整过来不可。过去，是为了机会主义的
錯誤路綫，使我們不能不离开江西，可是遵义會議以后确立了
毛主席的正确路綫，在軍事上我們采取了主动，你應該相信
我們現在是走着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你是說北上抗日啊，可是眼前就摆着这么一条光鉄鏈
子桥，后面又有追兵，就是过了桥，还不知道蔣介石給你安
上多少包围圈封鎖綫！我看要不消灭了蔣介石，什么也实现
不了。”

“消灭蔣介石不能光凭蛮干，要看形势，大渡河能不能
过去，是要看咱們的意志。日本帝国主义占了东北，又在搞
咱們的华北，蔣介石不抗日，全国老百姓就反对他！我們北

上抗日是符合全国老百姓的愿望，这是革命胜利的基础，你应该相信党，相信中央！”

营部，赵志芳匆忙地走过来。

“通讯员！教导员和副营长呢？”

“在街上！”

“赶紧把他们找回来！”

“小张！”

“有！”

“通知部队集合！”

河边大石头背后，李有国和罗顺成还在谈着，罗顺成非常急地述说着：

“革命是我自己要来的，我相信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可就是……”

“就是怕走路，图痛快！”

“嗯！老李，你了解我，为了革命我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光是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就行了吗？更重要的是在咱们脑子里多装点马克思列宁主义。”

“你又是这一套！”

“你听腻了是不是？我不光对你说，对我自己也得这么说，我不光是现在这么说，将来还得这么说。”

罗顺成陷入了沉思。

营部，赵志芳正在准备东西，凤莲和宣传队吴队长跑了进来。

吴：“老赵！”

凤莲脱口而出喊了一声：“黑牛！”

赵志芳尴尬含混地应了一声，吴队长忙把话岔开了。

“师部派我们到你们营工作。”

“好啊，你们给咱们唱歌助威吧！”

凤莲赶忙申辩：

“我们是来参加战场救护工作的！”

李有国和罗顺成从外面回来了，赵志芳把情况告诉了他们：

“团部命令我们四点开始攻击。”

罗：“提前了？”

赵：“现在还差35分钟。”

罗：“我集合队伍去！”

赵：“通讯员已经去了。老李，宣传队来做救护工作的交给你指挥吧！”

李：“好吧！你们在二梯队后边，不叫你们不许上来！”

凤莲有些不满：“那为什么？”

李有国郑重其事地：“这是命令！”

三 强夺铁索桥

阴沉沉的天色。对岸的机枪、迫击炮无目的地乱放着。

我方阵地上。轻重机枪摆好了。罗副营长带着抱着桥板的战士隐蔽在桥头附近。李有国和三连长伏在机枪跟前，准备射击。赵志芳带着二十一个突击队员隐蔽在桥头。团指挥所就设在桥边，团长身旁站着全团的号兵。

黄团长的手臂伸了起来，迅速地劈了下去。

冲锋枪响了。迫击炮、机关枪一起开了火……

利用了敌方刹那间的沉寂，伏在冲锋出发地的赵志芳举

起了手枪：“跟我来！”

突击队员們冲上鉄索桥。他們用手扶着鉄索栏杆，踏着鉄索前进，鉄索晃动着，勇士們用手抓紧了鉄索。

赵志芳和突击队员們已經爬到桥中心了。敌方的机枪、炮弹象雨一样的打来。一个战士一心慌，几乎掉下水去。有个战士被子弹打中了，叫了一声，掉到桥下的河水里了！

赵志芳喊着：“不要心慌，抓住，前进！”

敌人拼命放射的机枪。子弹嗖嗖地飞着……

我方桥头。满头汗水的罗副营长領着战士們往鉄索桥上鋪板，有的战士連板带人滚落到河里了。

李有国集中精力打着机枪。他端着机枪跑上桥板，跪在那里向敌人发射。

爬在鉄索上的战士逼近桥头了。

赵志芳一边向敌人打手枪，一边向战士喊道：“扔手榴弹！”

手榴弹飞了出去……

敌人陣地的工事炸毁了。

敌人把桥头小亭点着了。

黑烟滚滚，火焰冲天，突击队员們楞住了。

跪在桥板上猛射机枪的李有国，忽然发现了火焰。他不顧一切地端着机枪站了起来，向着发楞的突击队员們大声喊着：

“同志們，不要犹豫，冲过去就是胜利，冲啊！”

一顆飞弹。李有国扔下机枪，用手捂住了胸口……

桥上，赵志芳揮着手枪冲进了火焰里。

突击队员都向着浓烟烈焰里冲去！

李有国要倒下去了。

李凤莲跑上来，扶住了李有国。

赵志芳带着突击队员冲上了桥头。

战士们不顾粘在衣服上的火焰，大声的喊叫起来：

“冲啊！冲啊！”

后续部队从新铺的桥板上走过。李有国睁开了眼：“过去了嗎？”

“过去啦。”

“让我看看！”

他强挣扎着站了起来，看着。

火焰熄灭了，黑烟冒着，在桥上红旗前导，大队红军奔向对岸……

四 炸 桥

瀘定街道上拥挤着流向西南的红军大队。牲口驮子、挑夫担子、机关大队，不停地流向前去。街两侧站满了老百姓，依依不舍地送着红军。

一个警卫员模样的小伙子小刘，沿街向前走。在一个店门口，正好遇着罗顺成捧着大把旱烟叶从店铺里走出来：

“副营长，你们还没走啊？”

“嗯！我们成了后卫了！”

“你們打的好！主席和朱总司令还表揚你們哪！还說等革命胜利了，在这給牺牲的同志立个碑紀念他們呢！噯，听說教导員也負伤了？”

“噫！”

“不要紧吧？”

“坐上担架了。呃，怎么中央首长还没有走啊？”

“刚才主席和总司令在河边看地形，我忘了点东西，等我找了回来，首长們已經走了。”說着急欲走，又轉身問道：“你看见他們沒有？”

“你这个小鬼还是那么稀稀拉拉的！你給咱們好好保卫住首长，要是有点半差錯，誰也饒不了你！”

几声爆炸在山谷中引起巨大的轟鳴。

“这是干什么？”小刘又停脚問道：“炸桥哪！国民党的追兵到了河那岸啦。”

河那岸，在傍山小道上拥来了密密层层的大队敌人。炸桥声繼續轟鳴。远处传来了飞机馬达的嗡嗡声。

站在河边大路上的王連长和老周抬头望了望天空，又向前望着对岸。

老周：“昨天跟咱們賽跑的敌人叫紅一师在半路上打跑了，护送队現在才到。”

王：“伙計，又迟到了！”

老周也风趣地說：

“国民党的飞机給咱們送行来了！”

王連长向对岸高声喊着：

“再見囉！我們在川西等着你們！”

大路上，紅軍战斗的行列不断地向前开进着。

第二章

五 森林中的歌声

盛夏，穿着杂色衣服的大队红军，在浓荫蔽天的原始森林里行进……

这里没有阳光，只有那望不到头的、象墙壁也似的古树。树上爬满了粗粗细细的弯弯扭扭的藤蘿——有的藤蘿从树枝上吊下来，又在那湿濡的、充满了恶臭的草地上生了根……

这里没有道路，只有那深没足踝的、一步一滑的稀泥、腐草和败叶。那粗大的树干横倒在地上，人们从它的身上踏了过去——有的树干因为躺倒的年代太久了，经人一压，它便呻吟了一声，折了……

一营是先鋒营。战士们在那人迹罕到的森林里摸索前进……

赵志芳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罗副营长殿后。在队伍里边，我们认出了在瀘定桥上受了枪伤的李有国——他比从前瘦多了，精神也不象从前好了；他的伤口还没有全好；他很吃力地挂着拐杖行军，李凤莲和小周在旁边招呼他。

无尽止的人流在无尽止的森林里跋涉着。伙夫老馬背着他那发亮的大行军锅走着。树枝把铜锅勾住了，罗副营长帮他折断树枝。

罗副营长追上了李有国他们，不满地咒骂着：“这是什么鬼地方？连路也没有！”

李有国吃力地站定一下，抬头四望仍然幽默地“这里风景不错啊！”